

殷健灵《童年的味道》:

最是儿时滋味长

□刘国辉



殷健灵的儿童小说唯美而有新意,童趣之外,还有自己特异的思考,不入流俗,创造了很多优秀独特的儿童文学典型形象。但对我来讲,更喜欢《童年的味道》这样充满温情的散文作品。

“馋嘴女孩”笔下的生活风味

书中的主人公是个馋嘴的小女孩,作者并不避讳这一点。“那时候的自己,真是馋啊,会馋到挖空心思找吃的。我去食品店买过婴儿吃的奶糕,试着用大白兔奶糖加开水加醋调制创意饮料,最大的梦想就是当蜜饯柜台的营业员,可以尝遍喜欢的各类蜜饯:话梅、桃板、杏干、咸橄榄、盐金枣、加应子、巧酸梅、酱芒果……之所以有梦想,多因平日时常念叨而不得实现。”因为馋嘴,能够上课时“想家里的山楂糕”;也因为馋嘴,看着大人们喝封缸酒疏忽了给自己,吧嗒吧嗒流下了眼泪;更因为馋嘴,所以能够带着忐忑和不安偷吃一根别人家晾晒的梅干菜……物质匮乏的年代,哪个儿童不馋嘴?哪个儿童不对食物垂涎欲滴?然而难得的是,作者的馋嘴不仅仅停留在口腹之欲上,固然她“对美食的兴趣自小自有之”,“我张开嘴,将蟹块含在

嘴里,轻轻地抿了抿,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蟹肉像果冻一样在嘴里弥漫开,柔嫩又爽滑,夹杂着蟹膏的浓郁鲜香,咸津津又透骨鲜,还带着迷人的甘甜。“真是好吃啊,鲜掉眉毛!”我眯着眼睛说。”在满足口腹之欲之余,还能够品味出鲜美之源。

出于对美食的兴趣,作者还关注了美食产生的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美:“半个多钟头后,糯米蒸好了,关了火,掀开锅盖,更浓更白的蒸汽扑面而来。当蒸汽慢慢散开,才看清里面糯米的样子,它们变得颗颗晶莹剔透,好像细小的珍珠,闪着幽幽的光。这么好喝的‘珍珠’,定要配上好看的容器。它是一只绿釉陶罐,外婆的收藏,妈妈小时候它就陪伴她了。敞开的口子,短短的脖子,翠绿色的胖胖的罐身上,饰以莲花纹,陶罐的盖子做成莲蓬的形状,上面蹲着一只小青蛙。”

在观望、打下手和期待美食



《童年的味道》,殷健灵著,天天出版社,2023年9月

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对美食的热爱,进而逐渐明白,“做菜不光关乎味道,更是一门综合了视觉、嗅觉和情感的美的艺术”。对美食的渴望、追求美味精致的过程、对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美食的珍惜和爱护,这些塑造了一个上海女孩细腻、敏感、善良、优美的灵魂,更赋予了作者一双善于发现生活之美的眼睛,热爱美食、热爱生活,并且用手中之笔将其描画出来。

上海普通百姓的“食为天”

近些年,写美食的图书越来越多,或许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渐渐把对一日三餐的关注转移到欣赏美食上来。在从物质的咀嚼到精神的品位的转换过程中,上海这一城市扮演着很重要的文化角色。《童年的味道》写了很多改革开放之前上海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食物,细笔描绘出老上海的人间烟火气。小巷街坊、亲人邻里,当年的家常便饭,现在看起来也许会被人视为“寒酸”,不知滋味在何处,但经历过那段历史



《童年的味道》插图

的人读之则亲近不已,津津有味。比如林阿姨家用小汤锅盛着、点缀着金黄的油豆腐的细粉汤,比如外婆做的加入豇豆干、蚕豆干、香菇丁、花生米、毛豆子、油豆腐南瓜丁、萝卜丁、芋艿丁的菜粥……上海寻常人家中的一碗粥、一例汤,能折射出城市居民对美食和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哪怕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创造出了黄酒冰棒、自制酱油、酱茄子、山楂糕等美食,丰富了原本简单的食谱,让生活充满诗意和期盼。作者所写的20余种食物,并没有高大上的食材,却真实反映了那时上海百姓的生活食谱,写出了百姓头顶上的“一片天”。

美食的最高境界是情

《童年的味道》和写美食类的图书一样,关注于饮食之色、香、味,审美于创造美食的过程和期盼的心理,真实而自然,亲切而生动。但作者也没有止步于此,篇篇通过回顾和思念美食,写出了对少年时代的“我”身边的至亲至爱之人,包括父母、邻居、同学等系列人物,在平凡岁月中的繁杂琐事、一日三餐,作品写出了他们的情谊、品德和爱,平凡而朴素,却能够打动读者的内心,让人怀念那个物资极度缺乏的年代真挚而单纯的美好感情。

书中有一段关于上海弄堂傍晚景色的描写,动静相得益彰,如同一张风俗画,描绘出作者童年的上海味道。在夏日的傍晚,洗完澡、擦了爽身粉的“我”帮着外婆把澡盆里飘着肥皂沫的洗澡水倒掉,搬着板凳去门口的弄堂里乘凉。外公半躺在藤椅上,“我”把他的腿当作滑梯玩耍。隔壁小王叔叔家摆出酒菜吃晚饭,阿姨妈妈在竹竿上晾衣服,小冰舅妈在剥毛豆,还有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在尖叫着疯跑。这满是人间烟火气的景色,充满生机和活力,又洋溢着温情与和谐。

《童年的味道》用细腻的笔触,触及上海百姓美食的内在之美,美食之美的最高境界应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正如作者所言:“做菜是一门学问,有些窍门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这和做菜人对菜肴色香味的审美品位和悟性有关,更重要的,和做菜人对家人的爱有关。”当然,这也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美食的真谛:关键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和谁吃。从这个意义上说,源自童年的美食滋味最真、最美、最恒久!

(作者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

新书快递



《风啊吹向我们》,肖复兴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1月出版

本书以作者自身的成长故事为蓝本,写出了普通孩子成长的欢乐与悲欢、少年成长的困惑。作品选取孩子刚刚从小学踏入中学的重要转折期,写念初一的“我”和月亮、麦秋、石头四个孩子的友情故事,平易朴素,有童趣,接地气,既符合当年那个时代少年的样子,也能和今天的少年朋友息息相通。作品中地名的变化、景物的更迭,也可让小读者们一窥当年北京城的历史风貌。



《琵琶行》(绘本版),白居易原著,刘杨改编,华张一绘,中信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白居易的经典名篇《琵琶行》绘本版,在保留原文神韵的基础上,将文本进行了故事化的改编。绘本用60页国画卷再现616字叙事长诗,以精美、富于想象的插画,用具象化的图像语言,重现琵琶女精湛的琴艺。唯美静谧,于诗画间感受唐朝瑰丽;符合史实,展现鲜活有趣的大唐风貌;突破文字的限制,用图画呈现时空转换。让孩子们感受经典诗词魅力的同时,塑造东方审美,传承东方文化。

评论

“读”与“行”的艺术

——读刘丙钧儿童诗集《谢谢你,春天》

□陈曦

和谐的韵律、信手拈来的童真意象,来源于灵感波动的偶然生发,诗与原初状态的“人”(即儿童)有着无可取代的互文与观照作用。可以说,儿童诗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童年,其价值在于为成长拓展维度,以美奠基人生。刘丙钧的儿童诗集《谢谢你,春天》以“读”与“行”交融的艺术特质,彰显着童诗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读”的艺术:流动的童眸

深度写作对于儿童文学尤其是儿童诗来说,是充满了挑战意味的,既挑战了世俗对儿童理解力的认知偏见,也挑战了成人乃至学界对儿童文学的美学限定。

儿童诗集《谢谢你,春天》秉承着刘丙钧一贯的美学坚守。“读”,是解读这部诗集的一把钥匙。诗人以一颗童心打通真正的儿童视角,读出的是对社会世态、自然万物和儿童生活的深思与态度。《读茶》中,那片嫩了“四千多年的叶子”被诗人用“时光之水”,冲泡在了“一只叫中国的瓷杯中”,“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这样与水相融”的感慨,催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的感悟。读懂了一杯茶,便读懂了千年文明的密藏,那种人与国的共融互促,便也以文化的滋味传导在诗行的内外。

从阅读到深思,作者取用了一双流动的童眸。儿童诗之难,就在于诗人与抒情主人公的角色对位。儿童作为读者,其心智与言语自成体系,这就考验诗人能否在有限的诗行中深度贴合儿童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空间。刘丙钧深谙其道,他的观察视角与抒情主人公是平等的,采用了娓娓道来的诗歌腔调,以童眸代替“稚语”,从本质而非形式上完成童心的契合,这是十分宝贵的童诗之道。

事实上,当今儿童诗坛,大量的诗歌打着贴近儿童生活的名号,取用新奇的语词,运用漫无边际的想象,加之有意儿童化的语言,用捧腹换取儿童读者的喜爱。但童诗归根结底是有启发性的,是基于纯美与思辨的严肃文学。儿童视角是极有难度的叙述学概念,绝非想当然的写

作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刘丙钧所坚守的是一方传统的阵地,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对变化之中恒久不变的美学追求的自觉坚守。

韵律的蛰伏与起越:一种内部的辩证

从诗经到乐府,从古风到近体,韵律学都是大宗。现代诗作为一种更为自由的诗歌类型,自新文化运动发轫到而今,对于韵律的处理都因人而异,因诗不同。如何用韵,体现着诗人对这一文体的看法与态度。儿童诗中,韵律不可或缺,但相比于童谣对韵律的青睐,儿童诗中的韵律往往更为巧妙,点到为止。

韵律的蛰伏与起越,是刘丙钧诗歌呈现出的一种内部辩证,也是他在儿童诗实践中不断摸索、孜孜追求的美学范式。在《谢谢你,春天》中,几乎每一首诗都没有明确的押韵,却以更加巧妙的形式,使诗歌节奏鲜明,声律和谐。诗人善于借助诗行的排布特点来构成语速和语气的变化,以“气”运“律”,完成诗歌内部韵律的蛰伏与起越,如《白蝴蝶翩翩而飞》:

“我几次想向那个同名/把事情讲清/我们就在一个学校/每天/每天都有机会相逢/然而/每年在擦肩而过时/我的勇气又消散如风”

诗行长短不一,断续如呢喃的心事,反复的修辞与单独成行的转折,让诗歌百转千回,跌宕于唇齿,这是一种用韵内部的和谐。当然,作者蜻蜓点水般以“清”“逢”“风”跨行押韵,在外部辅以“板眼”,造成了诗行的轻重有度,缓急有序。不但如此,诗人的复调叙事也使得诗歌呈现出一种跃动之感。如《我给爸爸钉扣子》:

“爸爸总是那么忙/(妈妈却说他马马虎虎)/还是我发现/他的衬衣丢了一个扣子/妈妈生气地说,不管他/反正他喜欢这个样子/(当然,妈妈只是把生气带在脸上/这不,她已经拉开抽屉)”

诗歌的复调,以叙事的层次为表,其里则为场面与心理的同时呈现。在儿童诗中,这样的书写形式并不常见,其难度在于如何在打破儿童阅读的前提下完成一个综合场于内

心世界的共同构筑。刘丙钧巧妙地将叙述的主体“一分为二”,完成对场景的“自我解读”,童真的表达里氤氲出温情的气场,把俗常所见,用儿童视角加以隐晦、节制地表达。这个过程也因补充诗行的“转调”而富有节奏,这种跃动无形而轻盈。让儿童诗真正成为“诗”,而非在绝对韵律中追求大于内容的形式美感。

行思同在:一种超越“范式”的代际对话

行思同在是刘丙钧坚守的“方法论”,细读作品,不难发现他的视角是敏锐的,且心态永在“当下”。时间赋深刻于作家,面对飞速行进的年代,衰退与过时是写作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创作渊壑,刘丙钧以朴素而艰难的方式进行着自己的创作之路。永远“行走”,永远“思考”。这种潜藏在文本内部的“光华”,让他的诗歌有着一种“可持续”的风格和质感。

在《谢谢你,春天》中,作者用大篇幅诠释这种写作态度,从第二辑“让我们一路同行”到第三辑“和女儿对弈”,第四辑“读懂一棵树”,都是行思同在的理念呈现。在《看红叶》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读出诗人的心声:

“街口的那棵黄桦/校园里的那株枫树/同样被秋风染得通红/然而我知道/一棵树,怎能表示一个季节。//不是第一次爬香山,不是第一次看红叶,我们一天天长大,每一次爬山,都有一次新的感觉。”

诗人借助树诠释秋天,其旨要在“每一次爬山/都有一次新的感觉”,四季轮转,成长之路盘旋前行,每一个日子都俗常安稳,可唯有亲身感受这平凡中的滋味,才能获得“新的感觉”。外放感知于日常,是诗人传递给少年读者的诗情也是成长的密钥。然而,诗人并不是以师长的身份“谆谆教导”,而是与一代代读者一起同行,永葆好奇,平视儿童,贴近生活,一路行来风景万端。

在《给女儿之一》中,诗人没有调整自己的姿态与视角,而是坦率地以一名父亲的身份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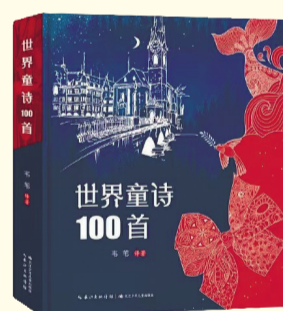


《谢谢你,春天》,刘丙钧著,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23年3月

诉女儿:“虽然你的童音清脆如铃”,但“刺在别人身上”“也会很疼很疼”,面对盲人,一名父亲教导女儿要尊重,要“看到”“听见”那份艰难中的顽强,最后以诗眼完成升华:“孩子,你应该学会理解,理解是桥,让心与心结伴而行”。在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三双平等的眼睛,盲人、女儿、父亲,他们以对等的身份完成理解的共鸣。在与孩子同行的同时,诗人也在与世界同行,思考自己的人生态度,校验那颗未被污染的诗人的童心。

长久以来,评论界对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提出了极为严苛也正中要害的批评意见,即儿童本位的切实坚守与教化功用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儿童诗集《谢谢你,春天》就是以这样的行思同在,让读者和学界明白,诗人践行儿童本位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不变的应该是与世界、时代、孩子永不止歇的交流,在交流中互文,把那种宝贵的纯真与敏感的诗心圆融于诗行。

(作者系天津市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评论家)



《世界童诗100首》,韦苇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美好童诗是儿童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犹如星星一样散落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选一本优秀的童诗集,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语言启蒙。诗人、翻译家韦苇先生编译,精选中外100首优秀童诗,覆盖五大洲近40个国家,时间跨度逾400年。选篇经典隽永与活泼童趣并存,带领孩子们用诗的眼睛、耳朵和心灵去感受生活,永葆心灵的清纯和灵动,以诗思打开想象力的世界。



《晴朗的天空》,杨雅莲著,希望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这是一本温暖明亮的儿童小说,书写以生活在北京故宫附近胡同里的小男孩“晴朗”为代表的新时代城市儿童的成长经历。“晴朗”和小伙伴们对科学与传统文化充满好奇心与想象力,展现出新时代的孩子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热爱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璀璨文明的精神风貌。小说蕴含着作者对儿童教育、童年成长的观察、思考与发现,描绘出一幅新时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画卷。